

DOI:10.16515/j.cnki.32-1745/c.2018.01.018

宋初宴饮词与宴饮乐情

陈力士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自《花间集》始,宴饮乐情被不断地挖掘与开拓,形成了宴饮之“乐”的多种描摹方式。宋初柳永、晏殊、欧阳修等词人大力创作宴饮词,在继承花间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各自的特色,推动了宴饮乐情的发展。《花间集》的宴饮词之“乐”有三重体验,柳永将其扩展成三种场域,晏殊宴饮词给“乐”添上了悲感,欧阳修则强化了“乐”的当下和直面人生的关系。

关键词:宴饮词;宴饮乐情;《花间集》;柳永;晏殊;欧阳修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1X(2018)01-0078-04

Banquet Ci-poems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and Banquet Joyous Scenes

CHEN Li-sh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Huajian Ci-poetry Collection*, banquet joyous scenes has continuously been explored and exploited to have formed a variety of ways to describe the “joy” of the banquets.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Liu Yong, Yan Shu, Ouyang Xiu created lots of Banquet Ci-poems, having forme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the tradition of *the Huajian Ci-poetry Collection*, which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banquet joyous scenes. Banquet Ci-poems in *the Huajian Ci-poetry Collection* have three types of joy experience. Liu Yong expanded it into three fields, Yan Shu added sadness into it, and Ouyang Xiu strengthened the present time of joy and directly faced the relationships of present life.

Key words: Banquet Ci-Poems; banquet joyous scenes; *Huajian Ci-poetry*; Liu Yong; Yan Shu; Quyang Xiu

关于词之正体,陶尔夫、诸葛忆兵在《北宋词史》指出:“‘词为艳科’,最初,词是为了配合歌舞酒宴间流行音乐之演唱而创作的。由‘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柔声歌唱。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1]与闺情、恋情、离情词等艳科题材同时存在的宴饮词,作为与词体“聊佐清欢”功用直接相关的宴饮乐情,却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

宽泛地讲,词多为宴饮之词,凡写酒会、宴饮内容的词,都可以称之宴饮词。宴饮词是与恋情词、离情词相交叉的题类。狭义的宴饮词关涉宴饮,主要写宴会酬宾、主客饮酒的场景、感触与体验,间或关涉友情、恋情。宴饮的目的就是把酒言欢,抒怀畅饮,因而,宴饮乐情是宴饮词最主要的内容。宋初柳永、晏殊、欧阳修等人都大力创作宴饮词,他们的宴饮词一脉相承而又不尽相同,形成了各自的特色,推动了宴饮乐情的发展。

收稿日期:2018-03-04

基金项目: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YCBZ2017033)

作者简介:陈力士(1981-),男,广东海丰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代文学、古代文体学研究。

一、酒和乐:《花间集》宴饮传统与宴饮词之“乐”的三重体验

《花间集》中宴饮词的主题往往是饮酒作乐或饯别劝饮,饮酒和快乐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在赏景赏歌舞、声悦色美的享受中体验快乐。《花间集》宴饮词之“乐”有三重体验。

(一)乐之短暂的感知

宴饮之“乐”的第一重体验,关乎时节与景色。《花间集》写宴饮作乐的内容,有些与赏景、赏歌舞及饮酒之乐有关。“红杏,交枝相映,密密濛濛。一庭浓艳倚东风,香融,透帘栊。斜阳似共春光语,蝶争舞,更引流莺妒。魂销千片玉樽前,神仙,瑶池醉暮天。”^{[2]657}(张泌《河传》)“昨日西溪游赏,芳树奇花千样,锁春光。金樽满,听弦管。娇妓舞衫香暖,不觉到斜晖,马驮归。”^{[2]711}(毛文锡《西溪子》)以上两首宴饮词都写声色之美和宴饮之乐。《河传》写春日赏杏花的宴饮乐情。上片交代了宴饮时节与景物,庭院杏花开得正红正密,杏花香气入房来,主人公赏花饮酒,看蝴蝶和流莺之争舞;下片写宴饮之乐,主人公倾心于浓艳花景中,销魂于美酒樽前,快活似神仙,不知不觉天就黑了。《西溪子》写西溪游玩赏春设宴之情形。“芳树奇花千样,锁春光”描写春色明媚,“金樽满,听弦管。娇妓舞衫香暖”则写宴饮歌舞助兴,豪饮正乐。两首词的结尾都写到傍晚:“魂销千片玉樽前,神仙,瑶池醉暮天”;“不觉到斜晖,马驮归”。“暮天”“斜晖”等为宴饮时间的描写,与情绪的感知——快乐是短暂的相映衬。

(二)乐与愁相融的体验

宴饮之“乐”的第二重体验,关乎别绪与忘忧。《花间集》写送别宴饮,常将宴饮乐情与别情之伤感相关联。“芳草灞陵春岸,柳烟深、满楼弦管,一曲离声肠寸断。今日送君千万,红楼玉盘金缕盏,须劝珍重意,莫辞满。”^{[2]442}(韦庄《上行杯》)“极浦烟消水鸟飞,离筵分首时,送金卮。渡口杨花,狂雪任风吹。日暮天空波浪急,芳草岸,雨如丝。”^{[2]617}(牛峤《江城子》)“满楼弦管,一曲离声肠寸断”直道饯别与愁绪;“红楼玉盘金缕盏,须劝珍重意,莫辞满”则表达劝饮与珍别。一方面用酒忘忧,另一方面又用酒助忧,在激昂的情绪中释放自我,使饯别之宴饮有了特定的时间意蕴,也使宴饮乐情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三)及时行乐的感悟

宴饮之“乐”的第三重体验,关乎时间与人生。《花间集》有些宴饮词直接与时光、人生关联,宴饮之“乐”表现为追求及时行乐。“酌一卮,须教玉笛吹。锦筵红蜡烛,莫来迟。繁红一夜经风雨,是空枝。”^{[2]281}(皇甫松《摘得新》)“劝君今夜须沉醉,樽前莫话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2]340}(韦庄《菩萨蛮》)“莫来迟。繁红一夜经风雨,是空枝”劝宴饮者别错过了花好酒香与锦筵。较之“暮天”“斜晖”等客观时间的宴情描写,“莫来迟”为主观心理时间的描摹,“迟”字将宴饮之享乐与花期之短相关联,呈显及时行乐的主题。“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人生有限,请珍惜时光,遇酒当喝,有乐当享。此类宴饮词及时行乐的主题得到了清晰的呈现。

二、场景与乐情:柳永宴饮词之“乐”的三种场域

柳永在《花间集》宴饮词的基础上进行了开拓,描写了在三种不同场面的“乐”,形成宴饮之“乐”的三种场域。

(一)公宴:盛世之“乐”

柳永宴饮词之“乐”的第一种场域为公宴——盛世之乐。此类词在歌舞升平、普天同欢中,用宴饮之“乐”的助力将皇恩盛德由上至下布泽。“凤楼郁郁呈嘉瑞。降圣覃恩延四裔。醮台清夜洞天严,公宴凌晨箫鼓沸。保生酒劝椒香腻。延寿带垂金缕细。几行鸂鶒望尧云,齐共南山呼万岁。”^{[3]20}(《玉楼春》)庄严隆重的祭祀后,在富丽堂皇的宫殿中,举行了一场公宴,群臣同饮,欢庆圣节。“保生酒劝椒香腻。延寿带垂金缕细”,带着金缕延寿带入宫祝贺,喝着带有椒香的保生酒,群臣“齐共南山呼万岁”,祝颂圣上寿比南山。

(二)节序宴饮:忘忧享乐

柳永宴饮词之“乐”的第二种场域为节序宴饮——忘忧享乐。在此类词中,柳永喜用铺排对节候景色、宴饮情形展开详细的描摹,营造佳节美景欢宴之喜庆场面,以压制或抛除忧愁,求眼前享乐。“晓来天气浓淡,微雨轻洒。近清明、风絮巷陌,烟草池塘。尽堪图画。艳杏暖、妆脸匀开,弱柳困、宫腰低亚。是处丽质盈盈,巧笑嬉嬉,争簇秋千架。戏彩球罗绶,金鸡芥羽,少年驰骋,芳郊绿野。占断

五陵游,奏脆管、繁弦声和雅。向名园深处,争泥画轮,竞羈宝马。取次罗列杯盘,就芳树、绿影红影下。舞婆娑,歌宛转,仿佛莺娇燕姘。寸珠片玉,争似此、依欢无价。任他美酒,十千一斗,饮竭仍解金貂贵。恣幕天席地,陶陶尽醉太平,且乐唐虞景化。须信艳阳天,看未足、已觉莺花谢。对绿蚁翠蛾,怎忍轻舍。”^{[3]31} 上片写清明佳景,游人涌动,场面欢愉;下片写名园宴饮,欢歌曼舞,豪饮陶乐。“任他美酒,十千一斗,饮竭仍解金貂贵”,不计金钱,敞开豪饮。“恣幕天席地,陶陶尽醉太平,且乐唐虞景化”,太平盛世之下,请尽情享乐。“须信艳阳天,看未足、已觉莺花谢”,佳节美景莫辜负。“对绿蚁翠蛾,怎忍轻舍”,佳人美酒在眼前,应及时行乐。词通过节序宴景宴情的铺排,形成一种美妙欢愉的场效应,撒播宴饮之“乐”。

(三)花间樽前:率性尽乐

柳永宴饮词之“乐”的第三种场域为花间樽前——率性尽乐。此类词呈显烟花柳巷、风月场上的宴饮,不离酒、色、乐。“宴堂深。轩楹雨,轻压暑气低沉。花洞彩舟泛罽,坐绕清浔。楚台风快,湘簟冷、永日披襟。坐久觉、疏弦脆管,时换新音。越娥兰态蕙心。逞妖艳、昵欢邀宠难禁。筵上笑歌间发,舄履交侵。醉乡归处,须尽兴、满酌高吟。向此免、名缰利锁,虚费光阴。”^{[3]27} 《夏云峰》)这首词写的是风月场合上的宴饮,上片写宴饮的环境、氛围,下片写宴饮的欢乐。“越娥兰态蕙心。逞妖艳、昵欢邀宠难禁。筵上笑歌间发,舄履交侵”,妖艳的女子在侧,亲昵挑逗,歌欢人兴。“须尽兴、满酌高吟。向此免、名缰利锁,虚费光阴”,放下平日追求名利之心,不辜负光阴,及时行乐。柳永直言追求名利乃虚费光阴,这种率性而为、追求眼前的酒色之乐的描摹,形成了柳氏宴饮词之“乐”的第三种场域。

三、乐而转忧与时间哲味:晏殊宴饮词之“乐”的变化

晏殊的宴饮词主要有上层官僚间的欢宴词和节序宴饮词两类。上层官僚间的欢宴词将宴饮场面写得富丽堂皇,在一片歌舞升平中,同僚们祝贺相逢,相互祝颂,相饮甚欢。“紫薇枝上露华浓,起秋风,管弦声细出帘栊。象筵中。仙酒斟云液,仙歌转绕梁虹。此时佳会庆相逢。庆相逢。欢醉且从容。”^{[3]102} 《望仙门》)该词为祝颂之词,写上层官僚们的庆贺宴会。“管弦声细出帘栊”,“仙歌转绕

梁虹”,宴会场面歌舞助兴,一派热闹喜悦的氛围。“仙酒斟云液”,“庆相逢。欢醉且从容”,美酒欢饮,庆相逢或祝长寿。晏殊的上层官僚盛宴行乐之“乐”,和花间词、柳永词一样,通过宴筵氛围的喜庆和热闹来突显众人之欢乐。

晏殊的节序宴饮将节候景物写得绚丽精美,宴饮场面写得雍容娴雅,突显了乐景娱心之闲情。“斗城池馆。二月风和烟暖。绣户珠帘,日影初长。玉簪金鞍、缭绕沙堤路,几处行人映绿杨。小槛朱阑回倚,千花浓露香。脆管清弦、欲奏新翻曲,依约林间坐夕阳。”^{[3]107} 《玉堂春》)上片写春景绚丽迷人,下片写宴乐清雅怡人。该词中,晏殊通过节序景物和宴饮氛围来突显怡然闲乐。晏殊的宴饮词习得了《花间集》“乐”之快乐(短暂的时间感知)、愁乐相融、及时行乐的感知体验。而较之花间词和柳永词,其宴饮词之“乐”又有所变化。他强化了乐与忧两种情绪的交融,在写“乐”的同时,自觉地渗透忧愁,增加了乐之情绪的复杂性,强调及时行乐的合理性。如:“春风不负东君信,遍拆群芳。燕子双双。依旧衔泥入杏梁。须知一盏花前酒。占得韶光。莫话匆忙。梦里浮生足断肠。”^{[3]92-93} 《采桑子》)“须知一盏花前酒。占得韶光”,强调要把握春光,有酒当乐。“莫话匆忙。梦里浮生足断肠”,则展现了乐背后隐藏的感伤之事。晏殊将短暂的快乐置入人生的忧愁,“乐”之时间感在对比中被强化和拉长。“人生乐事知多少,且酌金杯。”^{[3]93} 晏殊深感“乐”短而少,呼吁有酒行乐需放开。

晏殊的宴饮词之“乐”有时候会演变为乐中生忧,甚至饮酒之行乐被忧愁所掩盖。如:“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3]89} 《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写饮酒寻乐。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因乐之短暂、时间易逝而忧从中来。由快乐是短暂的时间感知,而领悟宇宙时空无限与人生短暂的对立冲突,悲感由此而生。

那么,该如何化解生而有限与宇宙时空无限的对立冲突呢?把握当前、及时行乐这一话题,在晏殊乐悲相倚、以悲为底色的词中有了哲理依据。依据一:及时行乐是为了珍惜光阴。“劝君莫惜金缕衣。把酒看花须强饮。明朝后日渐离披,惜芳时。”^{[3]95} 《酒泉子》)“惜清欢。又何妨、沉醉玉尊前。”^{[3]105} 《拂霓裳》)惜时为豪饮的理由。依据二:行乐要及时是因为红颜易老。“萧娘劝我杯中酒,

翻红袖。金乌玉兔长飞走,争得朱颜依旧。”^{[3]105-106}《秋蕊香》“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3]90}《浣溪沙》时不待我,唯有眼前人可以怜爱和珍惜。依据三:行乐要及时是因为人生有限,时过不再。“劝君绿酒金杯。莫嫌丝管声催。兔走乌飞不住,人生几度三台。”^{[3]92}《清平乐》“萧娘劝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词。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3]92}《清平乐》正因为时间与人生的不可逆转,更应该行乐及时,有酒当醉。

晏殊宴饮词之“乐”关联忧愁,通过快乐短暂的时间体验,领悟人生短暂、宇宙时空无限,在有限与无限的比较中,领悟了时间的特性。他的宴饮词给“乐”添上忧愁的底色,这层底色源自人类对抗必然随时而逝的人生而产生的悲感,此底色将宴饮由乐而转忧。由此,晏殊宴饮词之“乐”的描摹具有人类共同感和普适性,对时间的描摹充满了哲理。

四、畅快与洒脱:欧阳修宴饮词之“乐”

欧阳修的宴饮词主要写节序宴饮和朋友聚饮。节序宴饮词主要是通过写景、写宴会歌舞以衬托宴饮之尽情尽兴尽乐。如《浣溪沙》(堤上游人)写春游宴饮,《玉楼春》(芙蓉斗晕)写赏夏宴饮。朋友聚饮词以体现相聚乐饮为主,主要内容为以酒会友,诉说友情。如《浣溪沙》(十载相逢)写老友重聚之乐饮和朋友间的抒怀与行乐,《夜行船》(忆昔西都)写的则是别离后对友人的思念及重聚互诉经历后尽兴大饮。欧阳修的宴饮之“乐”很简单直接,会因具体的歌舞场景而沉醉、陶然。其宴饮之“乐”也很坦然真实,敢于直面生活的聚散、悲欢、醉态与老态,具有畅快、洒脱的特性。

一是直接表明沉湎或把控某一具体场面的快乐。“西湖南北烟波阔。风里丝簧声韵咽。舞余裙带绿双垂,酒入香腮红一抹。杯深不觉琉璃滑。贪看六么花十八。明朝车马各西东,惆怅画桥风与月。”^{[3]132}《玉楼春》“阴阴树色笼晴昼。清淡园林春过后。杏腮轻粉日催红,池面绿罗风卷皱。佳人向晚新妆就。圆赋歌喉珠欲溜。当筵莫放酒杯迟,乐事良辰难入手。”^{[3]136}《玉楼春》欧阳修钟意于描摹歌与舞:“杯深不觉琉璃滑。贪看六么花十八”,因贪看“六么花十八”的舞曲而沉湎其中,用舞美助兴酒乐;“圆赋歌喉珠欲溜。当筵莫放酒杯

迟”,“圆赋歌喉珠欲溜”,歌声圆转动听使心情愉悦,故而酒杯频举。宴乐因有妙歌助兴,使乐有了具体指向。这种明了、简洁描写对某一宴饮场面的喜爱进而产生的快乐,使宴饮之“乐”呈显得更为具体、酣畅。

二是直接而具体地表达应坦然面对人生的聚散、忧苦、苍老。“金花盏面红烟透。舞急香茵随步皱。青春才子有新词,红粉佳人重劝酒。也知自为伤春瘦。归骑休交银烛候。拟将沉醉为清欢,无奈醒来还感旧。”^{[3]134}《玉楼春》“世路风波险,十年一别须臾。人生聚散长如此,相见且欢娱。好酒能消光景,春风不染鬓须。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3]141}《圣无忧》“拟将沉醉为清欢,无奈醒来还感旧”,借助欢醉来消愁,而醒来愁依旧,直面忧愁。“人生聚散长如此,相见且欢娱”,聚合、离散是人生的两种常态,相见应珍惜,聚饮应尽欢,直面人生的聚散,坦然面对聚欢与离悲。“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纵然是醉倒了,也要恣意享受醉态。欧阳修纵情率性,敢于直面生活的愁苦,直摹人生聚散和自我醉态,在词中呈现出恣意、洒脱的一面。

三是直面苍老,心态不老。“十年前是尊前客,月白风清。忧患凋零。老去光阴速可惊。鬓华虽改心无改,试把金觥。旧曲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3]122}《采桑子》该词写十年后再聚,欧阳修感觉“老去光阴速可惊”,然而“鬓华虽改心无改”,还能重听旧曲,与友人把酒言欢,醉如当年。经历人生的聚散离合与酸甜苦辣之后的宴饮,更显得珍贵。欧阳修敢于直面衰老,这种宴饮之“乐”内嵌着洒脱,呈现了真性情。

综上所述,柳永的宴饮乐情细陈了感官愉悦,晏殊的宴饮乐情精描了哲理体悟,欧阳修的宴饮乐情直述了情趣体验。宋初宴饮词的书写与宴饮乐情的描摹,由外在物质层向内心精神层探进,逐渐彰显出宋人的哲学品位与理趣。

参考文献:

- [1] 陶尔夫, 诸葛忆兵. 北宋词史[M].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 17
- [2] 赵崇祚. 花间集校注[M]. 杨景龙,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3] 唐圭璋. 全宋词: 第一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责任编辑: 刘鑫)